

数字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表达:缘起、功能与谱系

刘莉莉

摘要:数字化音乐在电影叙事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电影音乐叙事类型也出现了变化。作为信息化时代的全新音乐类型,数字化音乐既拥有与传统音乐嵌入电影叙事中的功能亲和与发展叠合的相似性,同时作为实现电影艺术表达功能的重要因素,数字化音乐技术本身就具有叙事方式更加多样、叙事结构更加全面、叙事效果更加直观的特点。具体而言,数字化音乐叙事在嵌入电影表达之中主要包括通过在内容层面使用数字化技术参与背景音乐与主题曲的编曲从而概括内容与深化主题,在氛围层面利用电子乐器、合成音等方式的渲染气氛与烘托情绪,在受众层面通过数字音效技术架构观众心理三种不同层次的表达功能。在这种背景之下,将数字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表达的模式分为音乐叙事的故事嵌入类型、音乐叙事的结构嵌入类型和音乐叙事的主题嵌入类型,是契合数字化音乐叙事发展现状的选择。

关键词:数字化音乐;电影叙事;叙事功能;叙事类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2-0108-09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XW082)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音乐作为信息化时代的新型音乐模式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数字化音乐快速融入日常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对于音乐工作者来说数字化音乐制作的便利使得音乐编曲的效率大大提升了;另一方面,对于音乐受众来说数字化音乐传播的广度使人可以更加方便地接受更加多样化的音乐类型。从商业音乐角度来看,相比于传统音乐,数字化音乐的制作具有成本相对降低、传播范围更广、消费者可选性增加等优点,因此数字化音乐作为一种音乐商品在音乐市场中更受音乐制作人青睐。而音乐作为电影声音三大模块中的重要部分,配乐利用特殊的节奏与旋律在保障电影完整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电影灵魂。电影叙事的手法是利用各叙事部分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而音乐叙事因其独特的叙事功能,承担了各叙事部分之间联系的功能,是电影整体叙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将音乐所具有的烘托场景气氛、点明故事主题、解构人物形象加入电影艺术之中,电影才会被称之为视听一体的综合艺术。经过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加持,现代音乐叙事有了新的发展,将音乐这种复杂多变的信号转化为统一的数据信息进行编辑,进而嵌入电影叙事的功能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化音乐叙事。数字化音乐叙事除了具备数字化音乐的优点之外,在电影创作中还具有保证音乐质量的稳定、减轻配乐压力等优势。因此在电影业之中,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团队选择使用数字化音乐叙事来承担电影中的叙事表达功能。

一、音乐参与电影叙事的功能亲和与发展叠合

音乐参与到电影叙事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其二者之间叙事功能的亲和性,二是从音乐到数字化音乐参与电影叙事的发展路径重叠。要研究数字化音乐叙事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以作为电影内部各要素基础性学科的电影叙事学作为基本语境,是分析数字

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表达功能的必要途径,二者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次是对音乐叙事功能的亲和性研究,电影叙事学使用音乐这一方式来使电影的画面的内涵得以表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音乐叙事是电影叙事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为新型音乐创作表达模式的数字化音乐叙事,是对传统音乐叙事的迭代产物。最后,基于电影叙事与音乐叙事的基础理论与发展历程,探究数字化音乐技术是如何在电影叙事中兴起并替代传统音乐叙事的全过程。

(一)基本语境:电影的叙事学视角

“所谓叙事,也就是讲故事。”^[1]当代电影,无论是虚构电影还是非虚构电影,其本质上都是叙事的。^[2]所谓电影叙事就是通过研究电影中的情景、事件而分析其情节安排、行动动机、人物性格等内容的一种表达模式。相较于例如文学作品等其他类型的艺术叙事,电影叙事的根本差异在于叙事媒介的不同。一方面在叙事学的语境之下,电影可动画面所具有的独特视觉特征使观看者衍生出更加复杂的观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符号学的视角,将电影中的配乐、音效符号化之后,电影作品便出现了音乐叙事,将叙事学用于电影音乐的具体分析之中,构建起多元化、多主体的综合叙事模式。传统的电影研究大多是对电影进行形式上的分析或是从电影制作者的角度入手,缺少对于电影画面、文本、音乐等角度的研究,而将符号学与叙事学引入电影研究之中可实现对电影各要素研究成果的丰富,甚至可以就某种电影元素进行跨学科研究,例如社会心理学、犯罪学等。

电影叙事学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定义,这是不同电影类型基本样态不同所造成的。例如古典叙事的电影,需要将时间线作为叙事空间,同时以合乎逻辑的方式阐述故事情节;但与之相对立的现代与后现代叙事手法,采用的多是拼接叙事手法,更加注重光影、音效的运用,通过这些叙事手段,从角色的塑造、心理的活动等方面构建出全新的电影叙事逻辑。由于电影叙事长期受制于复杂多样且不断变化的电影类型,所以使用电影叙事学分析电影通常是针对某一部特定电影建立其特殊的分析模式,遵循一片一例的分析原则,没有通用的规则可循。以目前学界关于电影叙事学的共识来说,虽然难以做到对某一部电影内所有的细节进行归纳分析,但可以将电影内的元素分割成一个个单独的客体,针对时间、空间光影、音乐效果等具体类型的客体进行详尽的分析。例如孙丽君等人通过分析好莱坞多部影片中情节发展的时间配比,分析成功的商业电影叙事节奏的安排^[3]。虞雅岚等人则通过分析《群岛》(Archipelago)这部电影中的视觉空间所表现出来的张力,探索电影中现实主义影像银幕表现形式空间要素运用的局限性和可开掘性^[4]。

(二)亲和关系:音乐的电影叙事功能

电影作为一门光影视听综合一体的艺术,电影音乐叙事是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音乐艺术与电影艺术的首次结合出现于1909年爱迪生电影公司为本公司电影作品提供配乐,这时的配乐还仅是演奏型音乐在电影特定位置进行播放这种简易方式,之后出现了演奏者即兴伴奏等模式。默片时代中,电影音乐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始终无法避免音画无法融合的困境。直到爱森斯坦提出音画对位理论^[5],才真正使音乐融入电影之中并产生叙事功能。所谓音画对位,是将音乐演奏中的“对位”概念放到电影叙事之中,让音乐与电影中的画面相匹配的同时又传递出多重信息表达,使电影表达的深度广度同时得到提升。之后伴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音乐逐渐融入电影之中,这种融合使电影叙事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电影的表达形式不仅仅是影像的呈现,音乐的加入为电影整体叙事表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克劳迪娅·戈尔卜曼(Gorbman Claudia)以叙事学的观点审视电影音乐的表达作用,之后又通过建构的电影音乐叙事学的模型,针对电影配乐对电影叙事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论述^[6]。在音乐无法融入电影本体的无声电影时期,音乐的存在感仅体现在电影的“放映时间”之中,而如今音乐融入电影叙事学的基础语义性“本文时间”之中,实现叙事表达的功能。

音乐能在电影中被作为一种叙事手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特有的瞬时性非再现艺术特征与电影视觉叙事方式高度适配^[7]。因此,电影音乐不仅是电影的组成部分,电影同样是电影音乐的传播媒介,二者基于一个“美学的平衡”^[8]共同实现的叙事功能。音乐对电影叙事的作用,体现在能够使影

片在播放过程中向观众表达更多信息。为了证实音乐这一不具有叙事功能的艺术在电影中可以具有叙事表达的作用,有学者利用标准化方法结合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故事片中电影音乐对其主题故事的影响。使用一个不包含任何对话的10分钟电影短片作为实验的基础,故事的建构是以一个模糊的概念为主题伴随着开放式结尾为整体结构。由几位专业的德国电影音乐作曲家每人制作三首音乐伴奏,要求以惊悚片、喜剧或普通故事叙事为主题,由828名受试者的观后感组成样本库。受试者年龄从14岁到92岁不等,每人只观看一部唯一配乐的电影。结果表明,电影配乐成功地将情感氛围两极分化,并分别创造了特定类型的电影和情节^[9]。事实证明,音乐在电影叙事的表达中具有重要功能。

(三) 叠合发展:数字化音乐参与电影叙事的缘起

数字化音乐叙事功能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与现代数字化电影音乐的兴起与发展具有一致性。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音乐类型,也就是数字化音乐,数字化音乐在电影中的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利用声音采样及合成的电子音乐。它利用一定的采样合成技术将已有的声学乐器声音以及自然界所有的非乐器声音进行采样合成,然后利用乐器数字接口技术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将所获的声音当作电子音色来使用^[10]。第二种是使用电子乐器创作的音乐。便捷的合成器由于其音色的丰富性及编辑性,成为大多数电影音乐作曲家的必备工具之一。第三种是使用数字音频技术处理的音乐,它借助于计算机的运算处理,可以将一个声音进行多个层次、多个方面的变形处理,从而获得更多的声音。具体来说这三种方式相较于传统音乐模式在电影叙事表达中分别实现了不同的超越,具备便捷性、高效性与可复制性,为电影叙事表达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数字化音乐融入电影最早可以追溯1963年伯纳德·赫曼(Bernard Herrmann)为希区柯克的电影《鸟》(*The Birds*)在配乐工作中省略掉了大段的背景音乐,而用电子合成的鸟叫声混合实录的鸟叫来刻画凶残的群鸟形象。此后作曲家们纷纷开始考虑将电影配音进行多样化的创作,做了大量的试验工作。最早的实验电子乐也是在这个阶段进入电影的。如哥伦比亚公司的科幻片《被放逐的人》(*Marooned*)中就使用了极简主义的声音设计,音效设计师亚瑟(Arthur Piantadosi)使用纳格拉(Nagra)录音机收录了拨奏钢琴琴弦的声音,然后将素材倒放并循环使用。此片在1969年被美国《高保真》(*High Fidelity*)杂志评选为当年最佳影片配乐。

不可否认,传统作曲方式对电影音乐的叙事表达在过去的的时间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类型的多样化、观众审美的复杂需要等等因素,传统作曲与配乐模式逐渐跟不上电影发展的速度。尤其对电影内容过于庞杂、电影内涵过于深刻、电影时空过于宏大的影片来说,传统音乐作曲慢,成本高、可重复性低的问题尤为突出,常常出现电影配乐拉低电影平均水平的现象。因此作曲家们遵循之前少数的成功先例开始探索数字化音乐融入电影艺术的方式。例如,第80届奥斯卡最佳配乐奖得奖影片《赎罪》(*Atonement*)中就使用了打字机的声音采样作为节奏性音色出现在音乐中。在此之后,数字化音乐技术在电影配乐中使用得越来越多,其中作曲家们大多选用数字化技术与传统音乐创作方式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编曲。例如,知名电影作曲家汉斯·季默(Hans Zimmer)就在《盗梦空间》(*Inception*)、《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星际穿越》(*Interstellar*)等电影配乐中,利用MIDI软件、音效合成器、电子乐器等数字化音乐技术设备,创作出配合电影表达的各类音乐,而数字化音乐独有的特殊音色、宏大复杂的编曲,也在电影整体的叙事结构中发挥了数字化音乐的叙事功能。

二、数字化音乐叙事的电影表达功能

何谓数字化音乐叙事?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在数字化音乐技术之上的新型音乐叙事类型,具体到电影表达中来说,一是数字化音乐在电影中形成的音乐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叙事功能,二是作为电影叙事中的叙事要素而存在,使电影叙事更加完整。音乐对影片故事情节、叙事时空、观众接受心理的

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由于传统电影音乐的高昂成本与长制作周期,在电影制作之中很容易成为艺术短板,导演不得不更加侧重完善影片的视觉感受,经常容易忽视音乐的叙事表达功能。为完成叙事需要,导演在镜头的运用上安排大量的蒙太奇,使电影整体缺乏平衡感。而现在,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工具,电影中的音乐得以具有视觉形象以及蒙太奇所不能替代的叙事性功能。比如在渲染气氛、深化主题等方面的巨大表现空间。从无声电影早期剧场为了抵消影片放映器噪声的伴奏发展到如今电影中花样繁多、运用自如的叙事性音乐,它已摆脱了作为电影陪衬的附属地位,从而转换成为全新的电影叙事语言符号和听觉艺术。数字化技术使音乐进入电影本体,也就意味着音乐从“放映时间”进入“本文时间”和“本事时间”。音乐从此可以灵活穿梭于三种时间状态,极大地增强了对叙事时空构建的能力。具体而言,数字化音乐叙事的电影表达功能主要停留在三个层面:内容层面、氛围层面与受众层面。

(一) 内容层面:概括内容与深化主题

故事内容是电影叙事结构的关键因素。在电影叙事的过程之中,其叙事的基本要求就是具有合乎逻辑的故事内容。因此对于电影内容方面的叙事表达有多种途径,具体到音乐叙事层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故事背景音乐、一种是电影主题曲,二者在概括内容与深化主题两方面体现出数字化音乐叙事在电影中的内容表达作用。

一般来说,电影将对某一具体场景具有标志作用的配乐称之为背景音乐,影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是某一情节发生的背景进行交代。交代背景信息方式包括字幕、旁白等直接的可理解方式表达,同时也包括使用背景音乐等间接地使观众于无言处以不被意识到的方式隐晦地了解背景信息。我们可以将背景音乐叙事这种内容表达功能视作一种隐蔽的表达方式,现代数字化音乐技术的加入,解决了传统电影配乐难以在影片中全面铺开的问题,使得影片呈现一分镜一背景音乐的模式,满足了背景音乐需要在影片中中长期持续存在以实现在潜移默化中概况影片主题内容的需要。数字化音乐形式下的背景音乐因为其常常散见于某个具体分镜,所以应当将其称之为“微观背景音乐”。相对于微观背景音乐的概念,数字化背景音乐与非数字化背景音乐共同构成有机整体,是宏观意义上的一部影片的背景音乐,它为影片所叙述的故事给予了时间、空间上的定位,具有基础的标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发挥出其叙事表达功能的数字化音乐便具有了与字幕或是旁白截然不同的性质。第一,相较于字幕与旁白直截了当的交代背景,背景音乐是通过观众的感性思维上升到理性认知,令其经过思考后恍然大悟,达到一种延迟满足的效果。第二,直接使用成品的配乐使得影片自然而然地受到歌曲自身信息的浸染,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是指观众自身就带有对某首歌曲时间空间背景的感知,例如现在国产电影在配乐中时兴的“复古”风潮,在影片中加入利用电子乐器重制的经典粤语歌曲,观众不仅自然就会将故事定位到20世纪的香港,这种感知使得音乐一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殊的个人感受,同时还令更具节奏感的“过时”配乐焕发新的活力。

从电影叙事的角度来说深化主题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影主题曲。电影主题曲能够实现点明主题,将主题内涵最大化的作用。电影主题曲不是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片头曲或是片尾曲,而是直接指明电影主题的配乐,只是这些配乐大多以片头曲的身份出现在电影开篇开宗明义,或是以片尾曲的身份出现在片尾为影片概括内涵升华主题,因此常常将这两个概念混淆。电影主题曲作为音乐叙事的重要方式,是电影叙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配合画面具有凸显叙事过程的作用,另一方面其本身就可以有效地展现影片的戏剧冲突,实现叙事表达功能。电影主题曲即指象征影片主题的歌曲,它作为电影叙事系统的有机成分,能够在凸显影片叙事性的同时,有效地展现戏剧冲突并渲染气氛。而将数字化音乐的特殊技术融入电影主题曲的编写中,一方面可以使该电影成为电影的名片,使影片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电影主题曲也可能脱离电影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因此作为电影主题曲的数字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之中甚至能够使电影主题音乐成为一种全新的音乐艺术类型,实现电影音乐在内容层面上的叙事表达。例如经典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

题曲《我心永恒》,后期由于编曲中使用的具有浓重民族风情的爱尔兰锡哨与苏格兰风笛演奏难度大,且不可复制性强,便尝试使用电子合成乐器,事实证明其效果相当明显——从曲子开头时的温婉悠长,到男主为爱人托起浮冰的高昂再到男女主人公阴阳两隔时的悲怆,凸显出影片想要表达出的奋不顾身的爱这一主题。《我心永恒》这首歌曲在之后的岁月中经久不衰,甚至说人们在耳边响起这首旋律的时候心中所想就是爱情,成为爱情的代名词,实现了独立于电影之外的数字化音乐叙事表达。

(二) 氛围层面:渲染气氛与烘托情绪

数字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表达的主要方式就在于在电影氛围层面。所谓电影氛围,我们可以将之理解成通过画面、情节、配乐等综合因素共同为故事营造的环境。数字化技术在电影氛围配乐中,实际在电影叙事的发出者(电影内容)与电影叙事的接收者(电影受众)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但从音乐叙事的角度看,营造电影气氛是一个相对抽象的环节,因此电影氛围在以往电影叙事功能中的作用常常被轻视。称之为相对抽象是因为一方面电影营造气氛方式十分多样,例如用激烈的打斗营造紧张的氛围,用凄美的语言营造悲情的氛围,在大多数影片中氛围的营造是具体的,与各种叙事因素直接相关的。而另一方面在使用音乐叙事手法的情况下,氛围营造就变得抽象起来,这是电影配乐本身表达功能的抽象性所决定的。在关键情节之中安排与影片气氛相契合的配乐,可以使画面与音乐相互衔接融为一体,起到强调情节重点,调动观众情绪的作用,反之则会削弱影片的表达能力,使听众感受不到氛围所营造的张力。

氛围音效也是电子音源中与电影结合最为密切和使用广泛的声音类型,其变化非常丰富、规律性较弱,以 PAD 音、合成器音效为主,弥散状、放射状的短小音型或片段是该类背景的主要组成元素,通常依附于主体陈述声部,主要起到装饰性的作用,使得音乐整体更加富有活力^[11]。例如恐怖类电影中,为了渲染紧张的气氛,需要依据情节的安排层层堆叠以达到令观众感到惊骇或是毛骨悚然的效果。其中音乐就是最重要的一环,例如在前置短暂的寂静中突然出现的凄婉哀怨的音乐,或是采用相对另类的编曲方式如插入一些不和谐的音程小二度、小七度等方式编写音乐,都可以实现恐怖电影中音乐叙事的氛围表达。具体来说,在电影《大白鲨》中,为了给观众营造心理惊险的氛围,大量使用数字技术编写节奏型音乐,再配合上巨大的鲨鱼撕咬船只,咀嚼人体的节奏,使该镜头的整个过程沉浸在紧张、惊险的氛围之中,给观众带来视觉听觉的双重冲击。

与之截然相反的就是科幻电影。科幻电影虽与恐怖电影在营造氛围中同样依赖视觉冲击的配合,但其音乐叙事的目的更多的是营造惊奇或是惊叹的效果,以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的国际著名电影《星际穿越》为例,汉斯季莫为其所作的配乐《无暇顾及》(No Time For Caution)仍被称之为数字化配乐的巅峰,其全片采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声音采样与合成的方法,使配乐更具叙事性,同时利用电子乐器异常的音色特征迎合了观众对星辰大海的想象。以乐曲整体的叙事结构为区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场便以数字化技术合成的秒针音效配合影片星空画面使观众进入紧张的氛围之中,而后利用低音提琴配合大提琴弓杆击弦中加入高音区的钢琴断奏作为铺垫,最后使用一个轻柔的电子 pad(电子音色)与低音区加入的长音 drone,第一部分整体音乐与影片昏暗的画面烘托出地球走向衰落的背景与人类陷入灭亡危机的悲观氛围。紧接着以电子管风琴承接第二部分,一上来便利用管风琴、弦乐、钢琴、巴松与单簧管齐奏,同时使用电吉他与电子 ARP(一种律动节奏)增加律动,与画面中荒凉无垠的太空造成强烈反差感,长笛与管风琴在低音区长时间的旋律演奏伴随着主角等人一次次失败的尝试,烘托人类即将灭亡的紧张氛围,最后加入电子铜管、管风琴、鼓与假人声强奏(marcato)使乐曲达到高潮,影片也完成前期的叙事铺垫:人类拯救计划失败,空间站在太空解体,整体绝望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最后一部分则是在承接前部分电子音效与钢琴高音区快速跳动的基础上,增强弦乐与合成器 pad 的长音,加入一段留白空间,一方面是为了让观众消化前部分叙事的情绪,另一方面则是增加故事悬念,烘托紧张氛围等待最后结果。最后缓缓进入的管风琴完美表现了

故事最后人类化险为夷,劫后余生的情绪。而这部曲子全部是使用 MIDI 制作的,可见数字化音乐的多样性在嵌入电影氛围表达中起到的渲染气氛、烘托情绪的重要作用。

(三)受众层面:架构观众的心理

数字化音乐叙事在受众层面的表达大多是通过架构观众心理实现的。这种心理架构常常与画面叙事的架构方式做对比,二者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一方面在于架构的间断式结构,另一方面在于架构过程中的格式塔心理,同时间断式结构产生心理影响的内因是人类的格式塔心理。而不同之处集中在叙事特点与接受对象两点上。

音乐与电影在自身结构上都具有间断性的特点,这种短间断性的欣赏模式会给欣赏者带来不断叠加的心理冲击感,形成长时间的心理感受。这种间断、跳跃的运动给人营造出的整体倾向产生于人类所特有的格式塔心理^[12]。电影叙事能够架构人的心理,就是基于人类的格式塔心理。在电影叙事中,蒙太奇手法是使整体叙事具有艺术性的源头。在胶片电影时期,当以每秒 24 幅的速度放映静止的图像时,电影就开始播放了,通过这种实际上断裂的图像与时空实现受众内心的连贯故事与情感表达,是依靠观众知觉中的“完型”实现的。音乐对观众接受心理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为音乐本身的格式塔心理基础,“当我们谈论对音乐的心理体验时,最明显的就是对旋律的格式塔性质的体验了。”^[13]旋律这一音乐的基本要素,是遵循时间顺序的线性过程。当音乐在持续演奏的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秒的演奏的音是什么,但是却能依靠自身知觉的“完型”感受旋律的走向。而在电影中,音乐叙事架构观众内心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易被感知的,通过其他因素的配合,完成它的表达作用。其次,电影音乐通过在影片叙事过程中的推进,有的情况下会起到弥补蒙太奇手法造成的时空断裂的感受,给观众带来具有持续性的整体观感。

通过数字化音乐叙事所独有的旋律、音色等特点来完成电影情节的转换,不仅为电影叙事过程的完整性做出贡献,同时能够将影片想要表达的情感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例如,通过数字化音乐技术对场景配乐进行精心设计,配合视觉刺激,激活观众内心情感。具体而言,在电影中为加强某些情节传递出的情感表达,可以使用数字化音乐叙事方式进行展现,比如对于浪漫的场景可能会使用轻柔的揉音、抹音或者换把(仅针对弦乐)来表达出一种渴望、思念与爱的情绪^[14]。

三、数字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表达的类型分化

数字化音乐叙事在电影整体叙事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其重要的作用就是实现电影的表达功能。因此传统的依据数字化音乐叙事的技术手段或是创作性质的类型化方案已无法体现出数字化音乐嵌入电影表达的功能价值。将目光聚焦在数字化音乐的叙事功能上来,依据叙事的基本要素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数字化音乐叙事的故事嵌入类型、数字化音乐叙事的结构嵌入类型与数字化音乐叙事的主题嵌入类型。

(一)数字化音乐叙事的故事嵌入类型

通常认为,在叙事的基本要素之中,故事是叙事的最表层的内容,是叙事整体的“皮”。美国电影理论家波布克认为在电影内部的元素中,音乐元素具有七种产生作用的方式,而这七种方式最后指向的就是完成故事的叙述^[15]。但相对于文学作品,电影叙事表达中的故事要素相对较为复杂,例如有的史诗类影片各个阶段叙事主体不明,有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情节相对淡化。而相对来说电影的主题曲或是背景音乐等要素更加能够实现人物的刻画与场景的描摹,通过间接方式完成对故事的陈述。同时在影片的声音要素之中,语言和音乐也常常在情节叙述的方面做出比较,因为语言与音乐对剧情的整体构成具有不同的情感色彩。而语言精确的语义性反映出了故事主人公冷静和客观的叙述观点,不具有主观评判的情感色彩,直接引领着观者走进了影片的真实故事空间。歌曲叙述有局限性和间接性的特征。歌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借助听觉引起观者的想象,在头脑中形成带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虚拟叙事空间。虚拟叙事空间与画面叙事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故事情节。例如《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和《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是电影史上两部经典影片。这两部影片中在表现主人公经历情感冲突的情节时,运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段。通过对这两部影片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白语言与音乐语言在构建情节时的差异,同时也可以认识到音乐构建故事情节的隐性意义。

因此,在如今的电影艺术中,当镜头画面无法捕捉更加细致的人物形象或是为推进故事发展而生硬地添加过多镜头时,数字化音乐叙事就可以通过丰富的音乐形式、类型、节奏呈现出电影故事中引而不发的内容,推动关键节点电影情节的不断发展与起伏。

(二) 数字化音乐叙事的结构嵌入类型

从电影叙事的结构来看,目前有五种主流结构:戏剧式线形结构、戏剧式段落结构、散文式线形结构、套层非线性结构和梦幻式心理结构。电影音乐叙事的结构类型应当在电影结构的基本理论上运行。电影音乐叙事的结构功能在于整合故事、推动剧情、揭示主题。同样的音乐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或者变化后出现,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起着纽带作用,既能使整部电影完整、统一,又能使观众在心理上获得前后贯穿的感受。例如模仿性音乐在电影结构的构建上另辟蹊径,模仿性音乐正是强化视觉效果的一种手段。从艺术表现力的角度来说,音乐的模仿使得影片更为生动。但是,从电影叙事学的观点来看,模仿使得音乐的表现内容与画面的叙述达到高度一致,音乐在画面叙事之外建立了一个平行的、重复的叙事空间,因此把握好对于模仿性音乐使用的尺度和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数字化音乐叙事所带来的共时性纯粹是为了实现影片的结构功能,电影音乐已经从传统的乐器演奏型交响乐模式中解脱,当代电影所追求的配乐是可以实现与影片中的瞬间镜头匹配的瞬时性音乐。作为非再现艺术的音乐,在叙事结构中同视觉画面一样同历时性的叙事结构具有一定重合性。同时音乐通过其时间顺序的演奏方式,加之对声音来源的组合,可以在电影叙事三种时间形态中自由穿梭,实现对电影时空的重构,进而配合电影叙事的结构,完成叙事表达。声源转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音乐本体属性加以改变,从而实现不同叙事空间的转换。这样的音乐多半是主题曲或主题歌。当代电影中,借助数字化技术形成整合的主题音乐随故事运转而重复、变奏或发展,对电影的风格、主题思想等也可以起到定位作用。如《将爱情进行到底》三个不同结局的三个片段由《因为爱情》来牵合,《功夫》中新编的《小刀会序曲》基本都与故事的重大转折相连。凡此种种,都是以数字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结构故事的典型。

(三) 数字化音乐叙事的主题嵌入类型

如果说电影叙事中的结构着重表现的是叙事的逻辑连贯性,那么整个叙事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赋予影片一个主题。虽然音乐艺术本身并不能够直接赋予电影主题,但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所编写的电影歌曲,可以利用歌曲标题的拟用、声画共时性等多种手段,来实现传递创作者思想,点明主题的作用。歌曲也可依照其情感特质与表达方式分为不同的题材类别,阿迦伍曾以拉特纳的主题概念为创作基准,根据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把经典音乐作品归结为27个主要形式,详解了经典音乐作品的一般构成方式。而这种类型化的音乐也能够很方便地适配于相应类型的音乐影片故事。早在1909年,爱迪生专利公司就专门以影片故事的艺术特色为设计目标,将音乐相应地分为“快乐的”“悲伤的”“气愤的”“雄壮的”等多种形式,并适用于音乐影片播放。同时,最能够体现数字化音乐叙事主题嵌入类型的就是电影的主题曲,它能起到强化、丰富、深刻电影主题等多重作用。因此,《城南旧事》将20世纪20年代我国流行的《骊歌》为主题歌^[16],并加以不同器乐的处理与衬托,使电影的主旨得到了完满表现。如果说影片的主题思想,可以精准地传达影片作家的主体思维,而作为影片的主题歌,则是影片作家主体思维的感性体现,是作家对影片情感的集中爆发,受众通过观看影片主题曲能够获得与影片作家一样的情感共鸣。概而言之,尽管电影音乐叙事的主体部分也可以有包括情节、人物、场景等的内容,也可以是构成形式,并与画面、语言、文本等内容合作,以共同服务于音乐剧作的总体框架,但整体上电影音乐作品的叙事内容仍然不同于对语言的情节描写与画面的直接表

现,而着眼于对角色的心灵描写和对环境气氛的呈现。由此可见将此种音乐嵌入的方式是为实现整体叙事主题而服务的。

四、结语

相对于电影内的其他因素而言,音乐这一重要因素的叙事主体相对来说更加复杂,传统音乐叙事依靠作曲者、作词者、歌唱者、演奏者等人员共同实现其表达功能,而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整合形成的电影音乐叙事的特点和功能更加明显和突出。它不仅具有概括内容、渲染气氛以及架构受众心理等多样性的电影叙事表达功能。而且,根据数字化音乐叙事嵌入电影的路径和特点可以总结出三种模式:音乐叙事的故事嵌入类型、音乐叙事的结构嵌入类型和音乐叙事的主题嵌入类型。从理论层面丰富了人们关于对当代影片中的音乐叙事功能与种类的理解。而就整个影片的音乐叙述流程而言,数字化电影的音乐叙述是相对隐形因而又是较为独立的。它能够穿梭往来于不同的时空之中,与编导、演员、观者等共同经历音乐故事情节,并进行审美交流。而且,通过音乐故事的形态构建,影片还能够实现其与社会历史、性别、语言、意识形态等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也应当是将数字化音乐故事内容嵌入影片表达的理想境界。从数字化音乐叙事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应当将电影音乐叙事研究的目光聚焦在宏观发展与具体技术实践两个层面:宏观方面,人们既要反思理论本身的基础、起源、特点、分类、规则、思维方式,又要综合考虑影片叙述的画面、语言、音频、字幕等有关要素,将影片叙述作为一个复杂而有序的整体体系来研究;微观方面,本文除专题的探究之外,还加强了涉及音乐本质、语言结构以及与其他各种因素间相关互动的具体技术的剖析。

参考文献:

- [1] 李显杰. 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29.
- [2] N. Carroll. Cinematic Narration. New York: A John Wiley & Sons, 2013: 17.
- [3] 孙丽君,吕梦佳. 商业电影的叙事节奏——基于24部好莱坞动作电影叙事节奏的量化分析. 人文杂志, 2022, 4: 109-117.
- [4] 虞雅岚,崔雨橙. 电影叙事空间的秩序原则辨析——以《群岛》为例. 四川戏剧, 2020, 11: 98-101.
- [5] C. M. 爱森斯坦,于培才. 电影杂耍蒙太奇. 世界电影, 1990, 2: 142-165.
- [6] G. Claudia. Unheard Melodies: Narrative Film Mus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 [7] 罗亚尔·S·布朗,周靖波. 音乐与电影叙事.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3: 31-41.
- [8] 克劳迪娅·戈尔卜曼,王野. 关于电影音乐的叙事学观点. 当代电影, 1993, 5: 65-74.
- [9] C. Bullerjahn, M. Gldenr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Effects of Film Music Using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Psychomusicology: Music Mind and Brain, 1994, 13(1-2): 99-118.
- [10] 李鹏云. 电影音乐中的电子音乐. 音乐生活, 2009, 9: 54-55.
- [11] 王剑. 当代电影配乐创作及数字化工具应用研究. 南京: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6.
- [12] 彭吉象. 影视美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16.
- [13] 俞人豪. 音乐学概论.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174.
- [14] T. Schfer, D. Zimmermann, P. Sedlmeier. How We Remember the Emotional Intensity of Past Musical Experienc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4, 5: 911.
- [15] 孔朝蓬,王珊. 电影音乐对影片情节叙事的构建. 文艺争鸣, 2010, 12: 31-33.
- [16] 苏恩华. 浅析电影音乐主题曲发展过程及作用. 电影评介, 2006, 11: 45-46.

Digital Music Narrative Embedding in Film Expression : Origin, Functions and Pedigree

Liu Lili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Digital music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film narration, and types of film music narrative have also changed. As a new type of music in information age, digital music has the same functional affinity and overlapping paths as traditional music that embedding in film narrative. At the same tim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realizing the expression function of film art, digital music technology itself is characterized with more diverse narrative way, the more comprehensiv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more intuitive narrative effect. Specifically, digital musical narrative embedded in film expression mainly includes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expression functions: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participate in the arrangement of background music and theme song at the content level to summarize the content and deepen the theme, the use of electronic instruments, synthetic sound and other ways to render the atmosphere and set off the mood at the atmosphere level and to construct the audience psychology by digital sound technology at the audience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e mode of digital music narrative embedding in film expres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tory embedding type of music narrative, the structure embedding type of music narrative and the theme embedding type of music narrative, which are the choi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e of digital music narrative.

Key words: digital music; movie narrative; narrative function; narrative type

■ 收稿日期: 2022-02-05

■ 作者单位: 刘莉莉, 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山西太原 030024

■ 责任编辑: 刘金波